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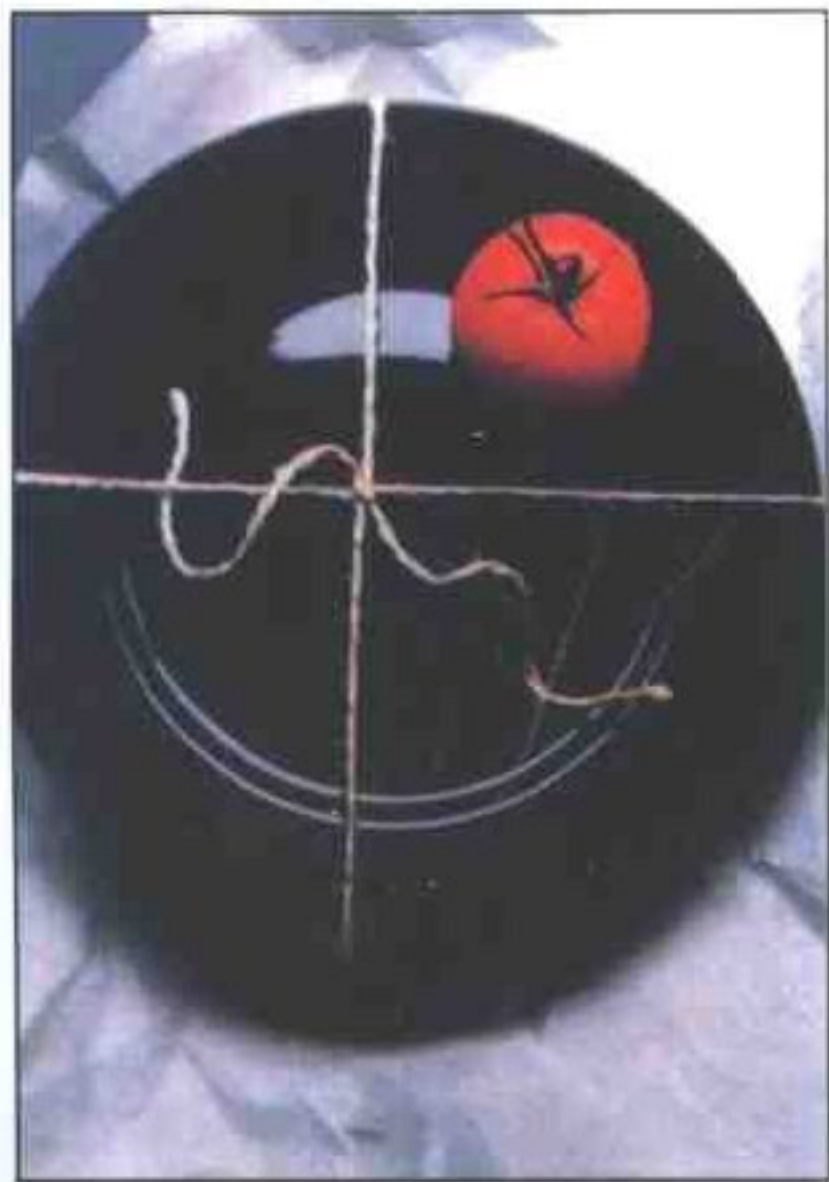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月报

第3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- 周梅森·军歌
航 鹰·寻根儿
肖亦农 张少敏·灰腾梁
周大新·走廊
毕淑敏·送你一条红地毯
钟道新·有感于斯文
程乃珊·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
李 晓·关于行规的闲话
林斤澜·哆嗦
李国文·生活
从维熙·牵骆驼的人
刘震云·塔铺
张石山·村宴
沙叶新·饱学之士
郑万隆·古道
王海玲·本小姐 A城搵食



名家荟萃 小说六观 鉴赏研究 经典收藏

装帧设计 / 魏钧泉

责任编辑 / 王俊石

刘书棋

董兆林

彩罕娜



ISBN7-5306-3289-2

I 2870 定价: 35.80元

小说月报

F I C T I O N M O N T H L Y

第3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月报第3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/小说月报编辑部编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2

ISBN 7-5306-3289-2

I. 小… II. 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219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部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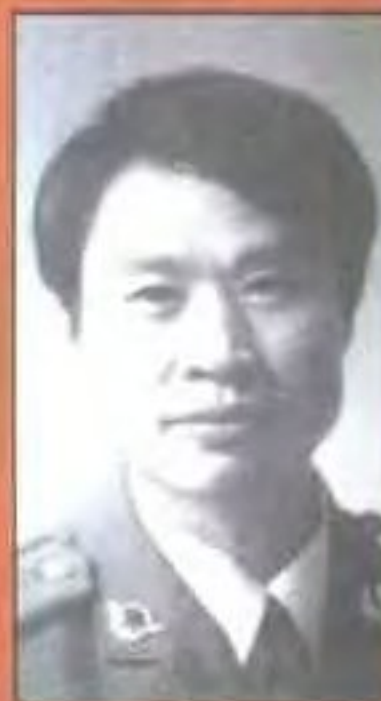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606 千字

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 定价:35.80 元



小鏡月報

第三屆百花獎入圍作品集

目 录

中篇小說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| 周梅森小傳 | |
| 5 | 軍歌 | 周梅森 |
| | 航鷹小傳 | |
| 125 | 尋根兒 | 航 鷹 |
| | 肖亦農小傳 | |
| | 張少敏小傳 | |
| 197 | 灰騰梁 | 肖亦農 張少敏 |
| | 周大新小傳 | |
| 301 | 走廊 | 周大新 |

目 录

- 毕淑敏小传
- 387 送你一条红地毯 毕淑敏
- 钟道新小传
- 481 有感于斯文 钟道新
- 程乃珊小传
- 599 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 程乃珊
- 李晓小传
- 669 关于行规的闲话 李 晓

短篇小说

- 林斤澜小传
- 713 哆嗦 林斤澜
- 李国文小传
- 725 生活 李国文

小说月报

第三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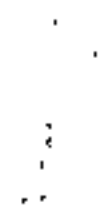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|-----|
| 从维熙小传 | | |
| 733 牵骆驼的人 | | 从维熙 |
| 刘震云小传 | | |
| 755 塔铺 | | 刘震云 |
| 张石山小传 | | |
| 789 村宴 | | 张石山 |
| 沙叶新小传 | | |
| 811 饱学之士 | | 沙叶新 |
| 郑万隆小传 | | |
| 817 古道 | | 郑万隆 |
| 王海玲小传 | | |
| 835 本小姐 A 城搵食 | | 王海玲 |
| 853 编后语 | | |

中篇小说



周梅森小传

周梅森，男，1956年生，江苏徐州市人。当过矿工、文学编辑，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，下海经过商，从事过房地产开发、实业经营、证券投资，1984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人间正道》、《天下财富》、《中国制造》、《至高利益》、《绝对权力》、《黑坟》、《原狱》、《重轭》等十余部；中篇小说集《沉沦的土地》、《军歌》、《国殇》、《大捷》、《中国往事》等二十余部；电影、电视文学剧本《人间正道》、《天下财富》、《共和国往事》、《中国制造》、《至高利益》、《阙里人家》等一百三十余部(集)，约一千万字，并有十二卷本《周梅森文集》和三卷本《周梅森政治小说读本》出版。曾获国家图书奖、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全国煤矿长篇小说奖、最佳畅销书奖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、中国电视飞天奖、中国电视金鹰奖、全国优秀电视剧本奖、优秀影片编剧奖等多种奖项。



军歌

周梅森

早就知道有个徐州喽。我们营有个大个子连长是徐州人，老和我谈徐州，还背诗哩：“九里山前古战场，牧童拾得旧刀枪。”说那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没想到，还真的争上了呢！和日本人争。民国二十七年三月，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，咱五六十万人马“呼啦”上去了，先在徐州郊外的台儿庄打了一仗，揍掉日本人两三万兵马。哦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“台儿庄大捷”。接下来，糟啦。被九个师团的日本人围住了。徐州防线崩溃，成千上万的弟兄成了日本人的俘虏。这大多数俘虏的情况我不清楚，只知道其中有千把号人被日本人押到一个煤矿挖煤，那个煤矿在苏鲁交界的地方，离徐州城大许百十里吧？！

那年，我二十九岁，被俘时的军职是第二集团二十七师机枪连连长，战俘编号是“西字第 1012 号”……



第一章

哨子响了，尖利的喧叫把静寂的暗夜撕个粉碎。战俘们诈尸般地从铺上爬起，屁股碰着屁股，脑瓜顶着脑瓜，手忙脚乱地穿衣服、鞅鞋子。六号大屋没有灯，可并不黑，南墙电网的长明灯和岗楼上的探照灯，穿过装着铁栅的门窗，把柔黄的光和雪白的光铮铮有声地抛入了屋里。铁栅门“哗啦”打个大开，战俘们挨在地铺跟前，脸冲铁门笔直立好，仿佛两排枯树桩。

六十军五八六旅一〇九三团炮营营长孟新泽立在最头里，探照灯的灯光刺得他睁不开眼，耳旁还老是响着尖利的哨音。每当立在惨白的灯光下，他总会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那哨音是探照灯发出的。他的身影拖得很长，歪斜着将汤军团的一个河南兵田德胜遮掩了。田德胜一只脚悄悄勾着铺头草席下的鞋子，两手忙着扎裤子。不知谁放了一个屁，不响，却很臭，立在身后的王绍恒排长骂了声什么。

狼狗高桥打着贼亮的电棒子，引着两个日本兵进来了。电棒子的灯柱在弟兄们脸上一阵乱撞。后来，高桥手一挥，两个日本兵把一个弟兄拉了出去。孟新泽认出，那弟兄是耗子老祁。老祁在川军里正正经经做过三年排长，二十七年四月在台儿庄打得很好，升了连长，五月十九日徐州沦陷，做了俘虏。他那连长前后只当了十八天。

孟新泽心头一阵发紧，突然想尿尿，身后的王绍恒排长扯了扯他的衣襟，压低嗓门说了句：

“怕……怕要出事！”



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天边飘来的。

孟新泽没做声，只把一只脚抬起，用脚跟和王绍恒脚尖上踩了一下。

高台阶上，高桥在叫：

“六号的，通通出来站队！”

孟新泽看看站在另一排头里的汤军团排长刘子平，二人几乎同时机械地迈脚步，跨出了六号大屋的窄铁轨门槛。

院子里已站满了人。一号到五号的弟兄，已在他们前面排好了队，他们也驯服地走到固定的位置上站好了。孟新泽站在斜对着高台阶的水池旁边，前方三步开外的地方立着一个端三八大盖的矮胖鬼子，那鬼子在吸烟，一阵阵燎人的烟雾老向他鼻孔里钻。

院落一片明亮，不太像深夜。高墙电网上的一圈长明灯和岗楼上的四只探照灯，为这二百多名马上要下井干活的战俘制造了一个不赖的白昼。

高台阶上站着狼狗高桥，高桥一手扶着指挥刀的刀柄，一手牵着条半人多高的膘壮的狼狗。狼狗不住声地对着弟兄们吼，身子还一挣一挣的。台阶下，站着许多端着枪的日本兵，其中，有两个日本兵夹着耗子老祁，嘴里叽里咕噜咒骂着什么。老祁驼着背，歪着扁脑袋，嘴角在流血，显然已挨了揍。

高桥不说话，塑像似的。这个痨病鬼喜欢用阴险的沉默制造恐怖，战俘们对他恨个贼死。

狼狗疯狂地叫。

狼狗的叫器加剧了溢满院落的恐怖气氛。

每到这时候，孟新泽便觉着难以忍受，他宁愿挨一



顿打,也不愿在这静默的恐怖中和高桥太君猜哑谜。

一只黑蚂蚁爬上了脚面,又顺着脚面往腿杆上爬,他没看到,是感觉到的。他挺着脖子,昂着光秃秃的脑袋,目视着高桥,心里却在想那只黑蚂蚁。他想象着那只黑蚂蚁如何在他汗毛丛生的腿上爬,如何用黑黢黢的身子拱他腿上的汗毛,就像他被俘前在坟头林立的刺槐林里乱冲乱撞似的。刺槐林是他三十五岁前作为一个军人的最后阵地,他就是在那里把双手举过了头顶,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一个军人很难完成的动作。这个动作结束了他十八年军旅生涯的一切光荣。他从此记下了这个耻辱的日子。这个日子很好记,徐州是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失守的,他二十日上午便做了俘虏。

简直像梦一样,五十万国军说完便完了,全他妈的被日本人装进了大口袋。陇海、津浦四面铁路全被日本人切断,事前竟没听到一点风声,最高统帅部和战区长官部实在够混账的!长官们的混账,导致了他的混账;他这个扛了十八年大枪的中国军人竟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举起了双手。

完成这个动作时,他几乎没来得及想什么。蹲在坟头后面的王绍恒排长把手举了起来,他便也举了起来。那时,他手里还攥着打完了子弹的发热的枪。

耻辱、愧疚,都没想到,他当时想到的只是面前那个日本兵的枪口和刺刀。生的意念在那一瞬间来得是那么强烈,那么自然,那么不可思议。他举起了手。他在举起手的时候,看到那日本兵黢黑的刀条脸上浮出了征服者高傲的微笑。半只发亮的金牙在阳光下闪了一下。

他自己杀死了自己。



他由此退出了战争，变成了战俘营里的苦力。

他由此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悔恨中……

小腿肚上痒痒的。黑蚂蚁还在爬，他想抬起腿，抓住黑蚂蚁将它捻个稀烂，可抬腿抓了一下没抓住。他又极力去想黑蚂蚁，借以忘掉高桥太君和他的狼狗。

高桥太君得了痨病是确凿的，没病没伤，他的长官不会把他派到这里来。到这里看押战俘的，除了一小队日军，大都是从作战部队里剔下来的废物。高桥有肺痨，那战俘营最高长官龙泽寿大佐也断了一条胳膊，据说是在南京被守城国军的炮弹炸飞的。龙泽寿今夜没露面。没有大事，龙泽寿不会露面。

孟新泽由此断定：他们的计划日本人并不知道，倘若知道了，眼前的阵势决不会这么简单。

身后的王绍恒却吓得不轻，他又扯了扯孟新泽的衣襟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孟新泽悄悄地但却是狠狠地将王绍恒的手甩脱了。

面前那个矮胖的鬼子兵把一支烟抽完了，烟屁股摔到了身边的水池里，发出了一声“吃拉”的响声。立在高台阶上的高桥以一阵按捺不住的咳嗽，结束了这刻意制造出的沉寂。

“你们的，要逃跑，我的知道，通通的知道！有人向我报告的有，我的知道！”

高桥抽出指挥刀，刀尖冲着台下的耗子老祁：

“他的，就是一个！我的明白！我的，要给你们一个颜色瞧瞧！”

高桥牵着狼狗从台阶上走下来，把狗交给孟新泽面前的矮胖子牵着，独自大踏步走到老祁跟前，用指挥刀